

初大告与中文典籍英译*

□管永前

初大告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语音学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因翻译中国诗词和老子《道德经》而享誉英国学界。他是较早进行中文典籍英译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学者之一,曾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海外汉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人们虽然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曾多次给他寄来稿酬,却不太清楚他出过什么书,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初大告在中文典籍英译方面作出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

一、初大告其人其事^①

初大告,字达杲,原名铭音,山东省莱阳人。1898 年 8 月 14 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在乡间私塾读“四书”、“五经”和名家诗文,常写作诗词,奠定了古典文学基础。1914 年至 1918 年在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对汉语和英语产生浓厚兴趣。1918 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次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

* 有关初大告中文典籍英译方面的资料十分稀少,本文主要参考了周流溪、袁锦翔、黄立等人的研究成果,特在此说明,深表谢忱。

① 除参考上述诸家资料外,作者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初大告的有关档案,受到热情接待,一并致谢。

入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被捕的“八勇士”之一)。^② 课堂学习之外,他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雨果、巴尔扎克、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作品。1923年毕业,与6名同学创办志成中学(今北京市35中学),他任校长,教授英语。同年升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研究科学习。1929年至1934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随后的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及中国大学任讲师。

1934年秋,志成中学送他出国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师从 Arthur Quiller-Couch, I. A. Richards, F. L. Leavis, Hugh Sykes Davis, A. C. Moule 等名家,重点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语音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计回国,于1937年冬成行。1938年3月至8月在河南大学任英文教授兼系主任,同年秋转赴重庆,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40年后又兼任教务长。1941年至1949年曾先后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其间,1945年9月与许德珩、潘菽等人一起筹建九三学社;由张今铎(语还)介绍认识王炳南,又由王炳南介绍,与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菽等一起到重庆上清寺拜会毛泽东,在曾家岩拜会周恩来。1946年春,参加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签名活动。1947年春,与张今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山东民主协会”。1949年9月,由周恩来、王炳南介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学院)任教授,兼任英语系第一任主任。^③ 1950年,又任校工会主席。1956年,评定为二级教授。1959年,任校图书馆馆长。1970年下放干校后,积极发起和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④ 1987年6月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在留学英国期间,初大告先后翻译了 *Chinese Lyrics* (《中华隽词》)、*A New Translation of Lao Tzu's Tao Te Ching* (《老子〈道德经〉新译》)和 *Stories from China* (《中国故事选译》),于1937年连续发表,一时名震英国学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典籍英译名家之一。初大告认为,自己懂得中英两国语言和文化,应把有关中国文化的作品译成英语,把英国的优秀作品译成中文,做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将中国古诗译为英文,但词却还没有人译。初大告认为宋词也是我们的一份国宝,应当让更多的人通过它来加深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了解,

^②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积极设法营救他们。陈宝泉校长派专车去监狱把他们接回,并亲自到校门口迎接。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又亲自为他们改名字:把初铭音改为初大告,陈宏勋改为陈苾民,杨荃改为杨明轩等。周维强:《改名记》,载《学习博览》2010年第4期,第55页。

^③ 巴金等著,王寿兰编:《初大告传略》,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24—425页。

^④ 周流溪:《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上),载《福建外语》1999年第3期,第61页。

因此就译了 *Chinese Lyrics*。该书最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译词 50 首,后来扩充篇幅一倍,改称 *101 Chinese Lyrics*(《中华隽词一〇一首》),1987 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出版。他对几个有关老子的书的译本都不满意,就又译成 *A New Translation of Lao Tz u's Tao Te Ching*,该书最初由 Buddhist Lodge(London)印行,1959 年由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出了第五版。此外,他还翻译了 *Stories from China*,该书是用 Basic English(基本英语)翻译的,这种简化了的企图作为国际语的英语由 Richards 协助 Charles K. Ogden^⑤ 创制,但它不久就失败了。因此,初大告译的词和老子的书是他留给世人最重要的财富,而正是凭这两部书,初大告成为一位优秀的中文典籍英译家。^⑥

二、初大告与 *Chinese Lyrics*

1937 年 10 月 7 日,英国著名刊物 *New English Weekly*(《英语新周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几句:在翻译中国诗词的比赛中,韦利先生(Mr. Waley)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初先生(Mr. Ch'u)。这些词(lyrics)不但是以令人钦佩的鉴赏力精选出来的,而且译得极其优美,因而得到了奎勒·库奇先生(Mr. Quiller-Couch)的盛赞与介绍。^⑦

Sir 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是英国知名作家与文艺评论家;Arthur Waley(1889—1966)为 20 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与翻译家,曾于 1933 年译出老子的《道德经》。那位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把中国的 lyrics“译得极其优美”,竟能成为韦利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初先生就是初大告。自 18 世纪以来,把中文典籍译成英文的中外学者不乏其人,但将词译成英文且享有盛名的却不多见,而初大告是较早的一个。

初版 *Chinese Lyrics* 中的词虽然只有 50 首,面世后却立即得到英国文艺界的好评。伦敦 *Poetry Review*(《诗歌评论》)1937 年 7 月 12 日评论道:初大告先生译的 *Chinese Lyrics* 保留了原作特有的神韵,值得人们研究并拿来和非中国籍译者的英

^⑤ Charles K. Ogden(1889—1957):英国语言学家、哲学家、作家,对英语语言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Basic English 的发明者和传播者。

^⑥ 《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上),第 63 页。

^⑦ “Mr. Waley has in Mr. Ch'u, I think, a formidable rival at the Chinese poetry—translating game. These lyrics are not only chosen with admirable taste; they are almost excellently translated, and Mr. Quiller-Couch gave them an erudite introduction.” *New English Weekly*, Oct. 7, 1937. 袁锦翔:《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261 页。

译本作比较。它们句调朴素纯真,译者仔细地模拟了原作的节奏。^⑧ *London Mercury*(《伦敦信使》)杂志 1937 年 8 月 1 日写道:一个中国人翻译这些词时,不但运用了地道的英语习语,而且能够如此深刻地领会英语语词的音乐价值,这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⑨

Chinese Lyrics 解放前在国内也深受译界欢迎。张其春在所编的《翻译之艺术》一书中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译词作为例证。他对初大告译的李煜《相见欢》一阙的评语是:“不仅妥帖,且顺其自然,此其可嘉也。”此外,1975 年王尔敏著、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共收录文献 3000 余种,初大告的《中华隽词》也在其中。^⑩

1987 年, *Chinese Lyrics* 经扩充修订后改名 *101 Chinese Lyrics*, 该书共选取了从唐代张志和、刘禹锡到宋末元初的刘因、管道升以及清代的僧正岩等 46 位词人的 101 首词作。所选词作多以婉约风格为主,其中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也多为观山临水或抒发内心情怀的抒情之作。46 位词人中李煜的作品最多,共 16 首,辛弃疾的 9 首,苏轼的 7 首,朱敦儒的 7 首,李清照的 5 首,秦观的 4 首,冯延巳和张先的各 3 首,而擅长以慢词写离愁别绪的大词家柳永的作品却只选了 2 首。除李清照外,书中还选取了其他 3 位女词人朱淑真、聂胜琼和管道升的词作各 1 首。初大告选取的不仅是诗词大家的代表作品和读者耳熟能详的词作,还有一些不太为广大读者熟悉的词人词作。*101 Chinese Lyrics* 的选材与国内许渊冲、徐忠杰的译本以及国外一些汉学家的其他译本互为补充,使读者能多方面地了解词的题材、风格和特色。^⑪

初大告非常注重词与诗的渊源,将词视为“诗余”。他在该书后记中对“词”的

⑧ “*Chinese Lyrics* translated by Mr. Ch’u Ta-Kao, besides having a peculiar charm of their own, should deserve considera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English versions by authors not Chinese. They have an authentic and native tone, and the translator has been careful to imitate as nearly as possible the Chinese rhythms.” *Poetry Review*, Jul. 12, 1937.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 264 页。

⑨ “It is quite remarkable that a Chinese should be able to render these poems not only in perfect English idiom but with such sensibility to the musical value of the English words.” *London Mercury*, Aug. 1, 1937.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 264 页。

⑩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 265 页。

⑪ 黄立:《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94 页。

发展历程所做的评注中说^⑫,词最初源于古代典籍《诗经》并继承了《诗经》中诗歌的押韵格式、语调和长短句形式以及与音乐的关系。到汉代,诗歌在形式上变得规则并开始强调在仪式中使用的颂诗和圣歌的音乐性。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宋代的音乐机构中,音乐与诗歌几乎完全脱离。由于和西方宗教以及中亚地区的密切联系,外来音乐的曲调在没有歌词或者是歌词粗俗的情况下流传到中国,想要为这些音乐填写歌词的诗人不得不“倚声填词”,使词的音调和每句不同的长度(“长短句”)符合规则,这样就形成了诗歌中词这一类别。词这种作品赋予诗人极少的创作自由,所以他们容易背离这些规则,抛弃其中部分法则而保留另一部分。许多诗人就仅仅采用了词牌所要求的作品形式而抛开了这些词牌最初的主题,尽管有些词牌最初是书写感伤的情怀,但诗人们却用来描述战争或历史,这样词牌就仅仅只保留了每首词的形式,词的内容与词牌原来的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总之,可以说诗歌中词这一类别的形成不仅使中国诗歌增色不少,也从总体上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范畴。^⑬

初大告选用了英文自由诗的形式来翻译词作,大部分译文采用了一对一的形式,一句译文对应一句原文,译文也根据原文的形式分为上、下两阙,从这点来说他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译文采用的是规范的英文句式,每一句译文都是一句完整的英文句子,有独立的主谓宾结构,也有添加的代词和介词等成分来联系句中的各个部分,译者还根据需要采用了相应的时态和语态来完善译文的语法结构,使译文能清楚地表达时间、空间和人物的状况。这种规范的英语译文使读者能很容易地通过阅读译文理解原文的意义。^⑭

初大告认为,人名、地名一般应该直接拼出来,但拼音多了会给读者造成许多障碍,所以不妨把它们缩减一下或改为意译,译文才不生硬。例如李清照词《武陵春》中的“双溪”他译为 the Double Stream,而不是像徐忠杰那样拼作 Shuangxi;王观《卜算子》中的“江南”他译为 the South Country,而不是像徐忠杰那样拼作 Jiangnan。又如,苏轼《念奴娇》中的“三国周郎赤壁”他译作 Lord Zhou's Red Cliff of the time of the Three Kingdoms,而徐译是 the Yangzi Bluffs where Zhou Yu won the day。他认为“赤壁”译为 Red Cliff 能让稍微有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读者不感觉到很困难。下文“公瑾”他联系上文全意译作 the young Lord(而不像徐译用 Zhou——当然这并无问题)，“小乔”他译为 the fair Younger Qiao(徐译此处又直拼作 Xiao

^⑫ Chu Dagao, "A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 Type of the Poetry". *101 Chinese lyrics*. Beijing: New World Express, 1987, pp. 228-229.

^⑬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第 95 页。

^⑭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第 96 页。

Qiao)。这样,在很多时候他实际上采取的是有限度的直译,有时只求达意而不死守原文的字眼。^⑮

从 *101 Chinese Lyrics* 来看,初大告在许多地方的确独具匠心,能驾驭语言和把握分寸,准确、恰当地传达出原作的主旨,并以英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予以再现。试以韦庄的《菩萨蛮》一阙为例: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初大告的译文如下:

So all the world praises the South Country to me,
It befits you a wanderer there to spend your life.
The waters in spring look bluer than the skies,
And rains will lull you to sleep in the painted boat.

译文能紧随原作的意,语言生动活泼。如“春水碧于天”译作 *The waters in spring look bluer than the skies*, 有声有色。又如“画船听雨眠”译为 *And rains will lull you to sleep in the painted boat*, *lull you to sleep* 这一习语用得比较贴切,颇有诗意,英国读者一看就懂,而且会感到亲切。^⑯

初大告指出,汉语文言有一个特点,就是少用人称代词,第一、第三人称常常省去,第二人称倒不省去(有君、若、尔等),这和英语习惯恰恰相反。诗词中第一人称不用代词而以其他字眼代替的情况常常出现,如朱敦儒《鹧鸪天》中“人已老”,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应译作 *I am old*。不深刻理解中国诗词的人,以为中国诗人不用人称代词是要使读者感觉到自己也被代表了,与诗人发生同感,因而能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欣赏。初大告认为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汉语诗中的“我”常用隐蔽的形式表达,译时不可忽略。^⑰ 因此,对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段,初大告对两个“人”字分别作了不同的翻译:

Men have their woe and joy, parting and meeting;
The moon has her dimness and brightness, waxing and waning.
Never from of old has been lasting perfection.
I only wish that you and I may be ever well and hale.

^⑮ 周流溪:《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下),载《福建外语》1999年第4期,第51页。

^⑯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263页。

^⑰ 初大告:《我翻译诗词的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20页。

That both of us may watch the fair moon, even a thousand miles apart (p. 107).

徐忠杰对后一个“人”字用泛指的一人, people, they 来译是不妥当的。^⑩

当然,初大告的翻译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陆游的名作《卜算子》中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初大告译为:

It has no wish to court the favor of the spring,

So let various flowers envy one another.

原文的意思应为“无意在春天和群芳争奇斗艳,听凭百花对自己嫉妒不已”,而译文的意思是“无意去获得春天的青睐,所以听凭百花去相互嫉妒吧”。如果 court the favor of the spring 还可以意译为“获得春天的青睐,在春天与百花一起开放,争奇斗艳”,但 envy one another 就只能理解为彼此嫉妒,envy 常作动词,后面直接加宾语作为嫉妒的对象,翻译过来就只能是百花相互嫉妒,与原文所表达的听任百花对自己的嫉妒有些出入,未能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意义。^⑪

三、初大告与 *Tao Te Ching*

Tao Te Ching(《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很早就引起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关注。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1866年至1942年,《道德经》的英译本有6种之多,而到1960年已有40余种。至今,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⑫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在《道德经》的翻译历程中,译过《道德经》的著名西方译者有 James Legge(理雅各)、Arthur Waley(韦利)、Robert Henricks(韩禄伯)、William Puffenberger、Duyvendak(戴闻达)、Wing Tsit Chan(陈荣捷)、David Hinton、Walter Gorn Old等。相对于西方译本,中国译者的译本出现较晚。1936年胡子霖的译本成为第一个中国译者的译本,以后逐渐有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等译本。

由于《道德经》哲理深奥,外国译者往往不能领会其中的微言大意,因而译文时常出错。如有人把“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可道”译成“The tao that can be taoed”,令人无法读懂。其实第一个“道”指“宇宙的主体”,因为自成一种哲学和宗教体系,是可以译为Tao或Taoism。第二个“道”则是普通动词,意为“谈论”,译

^⑩ 《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下),第53页。

^⑪ 《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第98—99页。

^⑫ 刘静:《〈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载《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第120页。

成 taoed 就莫名其妙了。再如,有的外国译者过于贪图忠实,以致出现把“百姓”译为 the hundred names,把“万物”译成 ten thousand creatures,等等。在初大告看来,古汉语里的“百”、“千”、“万”有时只是综合数词,意为“所有”、“一切”,不能按精确的数学概念去理解。他把“百姓”意译为 the people,“万物”译作 all things。由于初大告是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加之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自由诗体的形式,不受格律、韵律所束缚,译文气势磅礴,有如行云流水,一任其自然,译得淋漓尽致,逼真原文,而又明白易懂,让这部几千年前的深奥经典一下子变得能够为英伦三岛的读者所欣赏和赞许。初大告译的 *Tao Te Ching* 迄今已在英国重印了十余次,事实证明他的译法颇受欢迎。^② 下面,试以 Arthur Waley, Walter Gorn Old 和初大告的 *Tao Te Ching* 译本做一简要比较,说明初大告译文的特色。

在 Waley 的译本中,没有对“百姓”的死译,但有对“万物”的死译,在第一章和第三十九章就译为 the ten thousand creatures,在第二章译为 the myriad creatures。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Waley 的译文是:Heaven and Earth are ruthless;to them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re but as straw dogs. The Sage too is ruthless;to him the people are but as straw dogs. Old 的译文是:Neither Heaven or Earth has any predilections;they regard all persons and things as sacrificial images. The wise man knows no distinctions;he beholds all men as things made for holy uses(“不仁”译得好)。而初大告译为:Heaven and Earth do not own their benevolence;to them all things are straw-dogs. The Sage does not own his benevolence;to him the people are straw-dogs(初大告在各章中通常都把“万物”译为 all things)。^③

又如,Waley 对“天下”基本采取直译的做法。第二章“天下(every one under Heaven)皆知美之为美”、第二十二章“天下莫(no one under Heaven)能与之争”、“为天下式”(testing by it everything under heaven)、第二十五章“为天下(all things under heaven)母”,这却可以容忍。Old 在这几处分别译成 the world, no man, all men, universal;而初大告分别译成 all in the world, no on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the Universe,措词兼有前人的长处,是汉英两种语言的读者都能接受的。在第四十六章,Waley 把“天下有道”译成 When there is Tao in the empire(天下无道 when there is not Tao in the empire);Old 译为 When Tao is in the world(天下无道 when Tao has left the world);而初大告译为 When Tao reigns in the world(天下无道 when Tao does not reign in the world),表述得既地道又生动。^④

②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266页。

③ 《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下),第54页。

④ 《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下),第55页。

再如, *Tao Te Ching* 第一章中“道所道, 非常道; 名所名, 非常名”, 几家的译文分别是:

Waley 译: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

Old 译: The Tao that is the subject of discussion is not the true Tao. The quality which can be named is not its true attribute.

初大告译: The Tao that can be expressed is not the eternal Tao; The name that can be defined is not the unchanging name.

这里初大告译显然优于前面两家, *eternal* 一词也用得很好。

“无名, 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母。”

Waley 译: It was from the Nameless that Heaven and Earth sprang; The named is but the mother that rears the ten thousand creatures, each after its Kind.

Old 译: That which was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is called the Non-existent. The Existent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初大告译: Non-existence is called the antecedent of heaven and earth. Existence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这样突出“无/有”一对范畴, 似更符合老子的思想。

关于老子的根本处世准则 (policy) “无为”, 三家的译法是:

“为无为, 事无事, 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Waley 译: It acts without action, does without doing, finds flavor in what is flavorless.

Old 译: Acting without design, occupying oneself without making a business of it. (第三句未译出)

初大告译: Act non-action; undertake no undertaking; taste the tasteless.

“为无为, 则无不治。”(第三章)

Waley 译: Yet through his actionless activity all things are duly regulated.

Old 译: He acts by non-action, and by this he governs all.

初大告译: He governs by non-action;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thing un-governed.

“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

Waley 译: But by this very inactivity everything can be activated.

Old 译: By non-action there is nothing which cannot be effected.

初大告译: By non-action everything can be done.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Waley 译: Tao never does; yet through it all things are done.

Old 译:Tao remains quiescent, and yet leaves nothing undone.

初大告译:Tao is ever inactive, and yet there is nothing that it does not do.

在上面这些译文中,Waley 的 acts without action 和 actionless activity 都颇有特色,Old 的 acts by non-action 是通顺的,但初大告的 act non-action 却显得拗口。他的 By non-action everything can be done, 是很简洁的表述(也有人译为 Do nothing, and all things will be done)。^②

初大告作为一名外语教师却能精心研究和翻译老子《道德经》这部古代哲学著作,其精神和成绩都是可嘉的,他对语言的运用之妙有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

四、初大告中文典籍英译的特色

初大告是我国较早地将中华经典与诗词译成英语且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对中文典籍英译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今择其要者而述之,主要有下面几点:

1. 译者要精通两种语言,透过字面深刻理解原文含义

初大告认为,翻译的先决条件是对所译的和译出的语言都要有一定的掌握。若能两种语言都精通是最理想的,一般是偏重此种或彼种。着手翻译之前,要熟读原作,了解其事实、情节、思想、情感等,进一步审度文章的背景,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以及风俗人情等。这是译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工作程序。他认为,译者切不可满足于了解原文的表面意思,对于难懂的原文,如“四书”“五经”或古典诗词,尤须反复阅读,直至掌握其深层的含义。然后以通顺的语言和适当的形式把上述有关的条件尽可能地包括在可读的译出的语言中,这就是翻译的原则或标准,换言之,翻译之作要“既能通达于译文而又无碍于原文”。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精通两种语言,粗枝大叶的理解和死板的翻译都是行不通的。^③

2. 因所用语言不同,诗词的翻译应有别于散文的翻译

严复曾讲过:“译事三难,信、达、雅。”初大告认为,这只是指严复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而不是说这几个字就包括了翻译的一切方面。事实上,严复译的绝大多数是散文,而且都是外译汉。^④至于诗词的翻译,而且由汉译外,这几个字恐怕概括不了。因为散文所用的语言与诗词所用的语言不尽相同,有时差别很大。除文化背景外,辞藻、韵律、结构、排列等方面都有区别。如若率然用散文去译诗,则译

^② 《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下),第56—57页。

^③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第416页。

^④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第423页。

文一定会歪曲原文而损失很大。初大告在翻译中国诗词时,采用了英文诗歌中的自由诗体格式。这种诗体不用韵,结构不同,节奏按诗意、译句的需要由作者自由变化,不受格式的束缚,但要有节奏,与散文有别。他采用这种诗体去译旧词,结果颇受英国读者欢迎。^{②③}

3. 翻译要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与反应,译文要明白易懂

在英译汉诗词过程中,当遇到“东风”、“向东流”一类看似十分简单的词语时,初大告充分考虑到中英文化不同的背景,在遣词择句方面煞费苦心。例如,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中“小楼昨夜又东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面两个“东”字,如直接译成 east 和 eastward 就不能准确达意。初大告认为,“小楼昨夜又东风”里的东风在我国是从太平洋吹来的,温暖而略带湿气,东风就是春风^④,它标志着一年的开始,李后主感慨道,做囚犯的生活进入新的一年了;但英国的东风却是来自北冰洋南下的寒流,寒冷刺骨。如把“东风”译成 east wind,英国读者会误解为“李后主昨天晚上冻坏了”,这与原意相去甚远。因此他把东风译作 vernal wind,使两种语意都无妨碍。关于气候的“东”不能直译,关于地势方位的“东”也要斟酌。“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东流”,如直译为 flows eastward 或 flows to the east,英国读者便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向东?”因为英国的河流向东西南北流向的都有,事实上中国的河流也不尽是向东流。所以他把这词组圆活地译作 runs to the sea。这样,在这两种文字中就都说得过去了。^⑤

总之,在较早时期,初大告为把我国经典与诗词译成英文尽了开拓之功,成效卓著,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尊重和纪念。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

^②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267页。

^③ 《我翻译诗词的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第418页。

^④ 《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译事记述》,载《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第267页。